

一直想要存進去的也許不是錢，應該是一種比硬幣還小的、想像可以每天從心裡掏出來再丟進去的某種神祕東西吧。……寫作不就是把廣義的竹筒裡面最沉默的東西慢慢掏出來的動機嗎？」



學術與創作的相互滋養

也許是巧合，在前衛出版社著手重新整理、出版宋澤萊的小說集典藏版「大地驚雷」（包括《打牛瀆村》、《蓬萊誌異》、《廢墟台灣》以及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》）的2013年，宋澤萊得到了象徵台灣藝文界之最高榮譽的「國家文藝獎」（文學類）的肯定。1952年生的宋澤萊甚早便登上文壇。就讀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大學時期，即完成三本深具現代主義風格的心理小說，自稱「搭上現代主義的末班車」；而在鄉土文學運動仍在摸索其路線與鄉土想像的70年代中期，作為戰後新生代作家的宋澤萊，已完成後來被視為鄉土文學新里程碑的「打牛瀆村」系列作品，奠定了其文壇位置，並陸續完成《骨城素描》、《變遷的牛眺灣》、《蓬萊誌異》等作品。1980年代

他一度參禪，後以《廢墟台灣》（1985）復出文壇。宋澤萊寫作已屆40年，歷經現代主義、鄉土寫實、自然主義、乃至於科幻以及魔幻寫實之路，多變而深刻，具強烈社會與人文關懷精神。

自中學教職退休後，宋澤萊除了寫作，更增加了學生身分。他先入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取得碩士學位，2012年又考上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班。他表示，讀博士班要的並不是文憑，而是博士班能提供給他學術環境，可以蒐集資料、也能夠有討論的對象。2011年，宋澤萊曾藉加拿大文學批評家弗萊（Northrop Frye）的神話原型批評理論，分析台灣文學的發展軌跡，完成論著《台灣文學三百年》。目前，宋澤萊正在進行《台灣文學三百年》續集的書寫工程，預計共將介紹38位台灣本土作家，以五階段呈現台灣文學的發展；此外，小說《天上卷軸》下集也在進行當中。退休後的宋澤萊，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並進，互為基礎，也更能夠相互激發。